

◎ 赵青云 著

清风  
云语



群众出版社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 清风云语

赵青云 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风云语 / 赵青云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10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ISBN 978-7-5014-5423-5

I. ①清… II. ①赵…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4224号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 清风云语

赵青云 著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

印 张: 8.5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82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014-5423-5

定 价: 30.00元

---

网 址: [www.qzcbs.com](http://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mailto:qzcbs@sohu.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公安综合分社电话: 010-83901870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思想不灭 杂文不死 希望常在

(总序)

朱铁志  
《求是》杂志副总编

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杂文名家书系”中，八位同行的作品名列其中。老友阮直兄嘱我写一点感想作为总序，犹豫再三，还是从命了。之所以犹豫，一是因为近年来工作繁忙，对杂文创作的整体情况缺乏应有的调查研究，所知有限，没有多少发言权；二是对于八位作者的了解不均衡，有的熟悉一些，有的不那么熟悉，缺乏知人论世的先决条件；三是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越来越不自信：真理的相对性和判断的绝对性是一对矛盾，私心以为一孔之见的东西，别人看来可能一文不值，所以聪明人通常是谨慎而沉默的。好在我并不聪明，又兼八位作者的作品摆在那里，“鸡蛋”的味道如何，自可仔细品评，未必非要拜见“母



鸡”。借用国庆长假，清茶一杯，拜读佳作，也不失为一桩美事。何况我之所以斗胆作序并不是自认有资格，而是因为崇尚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特表达，是因为推崇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在八位作者身上，我不同程度地发现了这种“三独”气质，看到了流淌在他们文字间的杂文精神，禁不住引为同道。尽管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所有观点，但这似乎不至于成为我们彼此疏远的原因。君子和而不同，本是同志之道；杂文作者之间，更应具有求同存异的雅量、欣赏“异己”的胸怀。

有人说网络时代是杂文式微的时代，也有人说杂文已死，杂文家已亡，蕴含其间的悲愤与无奈不难体会。这样的说法，一方面道出了事实真相，即传统的、主要活跃于报纸副刊的杂文确实呈现出衰微的景象，与报刊发行量、广告量双双走低的整体趋势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互联网特别是移动客户端的迅猛发展，从技术层面为人们的自由表达预留了巨大空间、创造了极大可能。一批思想深邃、材料丰富、文笔犀利的网络杂文异军突起，大有取代传统报刊杂文的态势，让习惯了在报刊园地挥洒的传统杂文家一时不知如何掌握文章分寸，妥善把持杂文的“度”，变得像个“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脚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似乎确已式微、杂文家确乎半死不活了。

然而，这不过是事物的表象而已。如果把目光从报刊“花边文学”中稍稍移开一点，放眼“海量信息、实时更新、双向互动”的网络空间，就不得不承认，杂文非但没有死，反而以更加

健朗的姿态、更加犀利的锋芒、更加多变的样式在更广阔的空间复活了。如果说传统杂文属于“小众写作”，门槛相对较高，那么如今的网络写作则是典型的“众声沸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未像今天这样得以充分体现。一个有出息、有抱负的杂文家，不必和“评论”争短长，无须抱怨网络抢了饭碗，应该从传统报纸副刊的小天地里杀将出来，努力使自己成为评论写作、杂文创作、网络耕作的“三栖动物”，竭尽全力干好自己手中的活计就是了。本丛书的八位作者身份不同、年龄各异，既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同代人，更有风华正茂的七零后、八零后。他们没有止步于传统报刊，而是潇洒游走于实体报刊和虚拟空间两大地带，成为广受关注的杂文作者。

赵相如老师早年供职于《人民日报》，如今主持《华商汇》及其副刊的笔政，无论从事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党报工作，还是主办民间刊物，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干得风生水起、异彩纷呈。作为杂文界的前辈，赵老师不仅几十年笔耕不辍、佳作迭出，而且在自己主持的园地里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者，使《华商汇》成为一块全国为数不多的杂文热土。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勤奋的笔耕，使他的杂文干净清爽、老辣纯熟、绵里藏针，具有娓娓道来、从容不迫的美学气质。赵老师的杂文，极少有华美的词句、华丽的铺排，更没有华而不实的装腔作势。他的言说，倒像是阅尽世事沧桑的智者与后生秉烛夜谈，说的都是家常话，道的却是人间至真的情与理。



郭兴文先生长我几岁，属于同代人。但在我心目中，他早已是闻名遐迩、功成名就的大家了。郭兴文先生生长于人文传统深厚的陕西，大学时专攻文史，毕业后长期供职于《西安日报》，写新闻、办副刊、搞研究，样样涉猎，均有所成，著述颇丰，曾获韬奋新闻奖等百余奖项。深厚的文史功底使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书卷气，他常将笔触伸向时间深处，在泛黄的书卷中寻找古为今用的资源，自如游走于古今之间，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

我与阮直兄相识多年，时有沟通，是无话不说的老朋友。文人间的友谊少不了以文相识、以文相交、以文相敬。除了思想观点、审美趣味的契合，更兼声气相投、性格暗合。阮直兄，原名刘永平，从内蒙古到广西北海，一路南下，不仅将大嗓门喊到了南方，也把杂文之火烧到了那里。说到他的杂文创作，不能不提他对整个杂文文坛的贡献。他所主持的《北海日报》《北海晚报》是编发杂文颇多的地方报纸。熟悉如今杂文创作生态的朋友不难明白，这是多么不易。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向各省市报刊毫无保留地推荐作者，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作者经他推荐走了上杂文创作的道路。他的古道热肠，是被朋友广为称道的。阮直的杂文创作带有鲜明的文学色彩，他始终把杂文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来经营，不屑于平铺直叙的所谓“直抒胸臆”。他的创作善于从细节出发，透过具象的观察得出宏大的结论，善于将理性的思考投注到感性形象的描摹之中。他创作的最大特点是幽默机智。机智来源于博学基础上的顿悟，而幽默不仅有先天性格的优势，更是一种智力的优越，这就难怪他的杂文常有一些

奇妙的构思让人拍案叫绝。

熟悉赵青云的名字，始于赵相如老师主编的《华商汇》。因为常在其中的“社情杂思”栏目中碰面，由知其文而知其人，逐渐成了朋友。在我看来，青云近乎全才：头顶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担任宁波海事局的主要领导，能文擅画，又有一手专业水准的篆刻技术。更为难得的是，他并不恃才傲物，为人极其谦和朴实，不失文人本色。他的杂文多从现实中来，重实际、接地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朴素的文字背后，常有奇思妙想；在平和的表达之下，蕴藏尖锐的批评。

本套丛书的一大特色是八位作者中有四位女将。这里单独强调杂文作者的性别，绝无性别歧视的意味，而是因为杂文这种特殊的文体似乎男性更加青睐，与男人性格更加契合。虽然这并非绝对真理，但证诸以往的杂文创作，却是不争的事实。以我十分有限的阅读经历，发现活跃或曾经活跃在当代文坛的杂文女作者实在有限，二十一世纪以来活跃的杂文女作者似乎更少。

多年前认识孔曦，有过两面之缘，也读过她的一些作品，算是老朋友了。孔曦的经历比较丰富，工学出身，做过技术员，当过刑事技术讲师，后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已有多部杂文随笔集出版。读女作者的作品，往往不自觉地有“女性写作”的先入观念作祟。然而我看了孔曦近期的创作以后，却吃惊地发现她现在的创作充满了男性作者也未必具有的阳刚之气。其思想之刚健、行文之果决、论断之坚硬，都让我对这位上海女人另眼相看。

至于高伟，说来有趣，我是通过她行走天下的儿子认识她



的。那个大三男孩独步青藏高原，不仅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天有多高、地有多阔、人能走多远，而且洋洋洒洒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游记，这在如今的独生子女当中实在不多见。我很好奇，这么好的孩子背后一定站着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吧？是的，高伟便是。高伟系作家、诗人出身，博览群书带来的通达灵动，加上小说家细致入微的刻画描写，使她的杂文随笔带有一种作家气质。透过她文中涉猎的阅读范围，我也明白了她教子有方的内在秘密。高伟的杂文最为可贵的一点是她在针砭时弊的同时，常常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女性的直觉一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很可能产生一种令人悚然而惊的力量和震撼。这个“一生只向真理低头”的快乐女子，善于把打击自己的力量当作自己的力量，因而具有双倍的力量。

马亚丽的名字并不陌生，从《杂文四重奏》中就已知道。作为东北老乡，我对马亚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她曾经做过环卫工人、绿化工人的经历，尤其让我肃然起敬。有人说杂文的门槛比较低，似乎谁都可以写，我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对于蹩脚的创作而言，小说、诗歌、散文，甚至所谓学术论文的门槛都不高，谁都可以操持，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流在血管中的是血，流在下水道里的只能是污水。马亚丽用自己的勤奋和才华，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而且将作品刊发于全国各大媒体。她的创作徜徉于古今之间，善于从时间深处钩沉掌故，挥洒哲思。有人说她是“女子文学”中一枝挺立的奇葩，有侠骨剑气之勇、翠竹红梅之美、凌霜傲雪之姿。其文风俏皮流丽、峻拔犀利，融说理、

言事、抒情于一炉，于荒唐中见真情，于幽默中寓深意。

林永芳的存在是我孤陋寡闻最有力的证据。在八位作者当中，林永芳或许是最具学者气质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她在先后从事科技工作、理论工作和行政工作之余始终坚持有效阅读，更是因为她的独立姿态、她的桀骜不驯、她的旁征博引、她的表面平和冲淡实则锋芒毕露的文字。林永芳的杂文有思想、有文采、有锋芒、有力度。但当她面对网络时代众声沸腾的局面时，却谦虚地说自己“不会再有‘文章济世’的天真幻想了。只不过，既然上天赐我尘世一游，既然观察未停止、思考未停止，既然偶有所思所感，不忍就这样任其散佚湮灭。相信独立思考的东西，总不会毫无参考价值。‘思想超市’里的产品丰富一分，总胜过单调一点。倘能给他人以那么一星半点的共鸣和启迪，也就不算白写了”。这样的说法，或许无意间道出了如今很多杂文家的写作宗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是的，文章未必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肯定没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威力，但自由思想、自由表达，永远是创造的前提。这就是杂文无论怎样卑微，依然有其独立存在价值的原因所在。

2015年10月6日于北京

# 脚踏实地，不坠青云之志

(代序)

朱铁志

熟悉赵青云的名字始于赵相如老师主编的《华商汇》。因为常在其中的“社情杂思”栏目中碰面，由知其文而知其人，逐渐成了朋友，觉得此君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如今写杂文的人大致分为四类：一为报人，二为学人，三为文人，四为官人。前三者好理解：报人原本报道时事、纵论天下；学人依托所学、探究规律；文人描摹众生，揭示世相，都是分内之事。而“官人”之于杂文似乎并不搭界，却有其针砭时弊的特殊路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是实干家，又是评论家，既有“入乎其中”的便利，又有“出乎其外”的超拔，因而常有文人、学人、报人所不能及者。当然，这里所指的，是那些有理想、有情怀、有气节的官人，是由报人、学



人、文人而至官人的那种优秀之人。贪官污吏通常只生产杂文素材，而不生产杂文。

照此四端衡量青云，似乎很难将其归类。说是报人吧，他确也编过报刊，但不是通常意义上公开发行的报刊，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报人；说是学人吧，他头上顶着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写过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但此后并不专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工作，似乎也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学人；说是文人吧，虽然写过一些吟花弄月的抒情叙事文字，但并不以形象思维为主业，好像也不便称为文人；说是官人吧，确实在单位扮演过不少角色，如今还担任着宁波海事局的领导职务，但他从来不愿意以官人自居，也不愿朋友称呼他官职。如此说来，他似乎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他比一般报人、学人、文人多了一些社会阅历、领导经验，在他们面前，他是一个实践者、实干家、操盘手，治的是经世致用之学，深知其中甘苦；他比普通官员多了一些书卷气，在他们面前，他是一个思考者、探索者、殉道者，做的是形而下的工作，琢磨的是形而上的规律。四者兼杂，拼的是综合实力，恰恰在这点上，青云有其过人之处。不仅如此，文章之外，举凡绘画、书法、篆刻、烹饪他都有所涉猎，而且达到出版专著、全国获奖的水平。如此的“驳杂”，使他不写杂文都难。于是乎，在缤纷的杂文园地中，我们见识了青云这朵杂文奇葩。

青云杂文的第一个特点是接地气。看他的杂文，很少有“据

报载”之类开头的作品，而多从身边小事、琐事、杂事入手，从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入手，娓娓道来、徐徐展开，仿佛扯闲篇、唠家常，抽丝剥茧、层层深入。说的都是贴近生活的小道理，用的多是朋友交心的寻常口吻，没有高大上、没有假大空，也没有煞有介事的“杂三股”。文风朴实、道理平实、做人老实。他长期供职于基层，熟悉基层情况、了解百姓甘苦，因而常常能察别人所不能察，说出一番让人会心的道理。比如他对“会”字的妙解，不仅观察细腻，而且别具慧眼，他说“汉字很有趣，由‘人’与‘云’构成的这个‘会’字，可有两种解释，一是人头云集，人云亦云，形式大于内容；二是凡参会者都能各抒己见，朝着某个目标达成共识。把会场当作剧场，把讲话当成表演。”这样的解读，确实道出了中国某些会议的常态和本质。

青云杂文的第二个特点是较为透彻的阐释性。或许是常年做领导工作的原因，或许是基于中国知识分子“替天行道”的传统自觉，青云杂文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阐释学特点。他的杂文多从生活中寻找题材，从文件和上级指示中寻找思想支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所阐发的道理，往往契合中央精神和上级指令，符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律令，中规中矩，一板一眼，显示出明显的趋同性思维特点。比如他所写的反“四风”系列杂文，就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生活体验出发，较为准确深入地阐述了“四风”的种种表现和严重危害，所论既符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对“四风”问题的判断，又有自己区别于常规



论述的独特表达，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青云杂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其批判性。杂文有多种写法，然而其本质和精髓，无疑是其批判性的体现，是鲁迅先生所谓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杂文如果只有趋同性，而没有质疑性和批判性，就丧失了作为杂文的存在价值。青云的杂文既有趋同的一面，也有批判的一面。比如他对“当官高风险论”的诘问，对所谓“低调”的辨析，就没有为表象所迷惑、没有陷入一般议论的话语陷阱，而是体现出较为深邃的批判性。他指出“风险是建立在腐败基础上的，倘若你两袖清风廉洁奉公，倘若你鞠躬尽瘁甘为孺子牛，那么这个行业对你而言就不是高风险，天底下最刁钻的网民别说‘人肉’，就是潜伏在你家里也拿你没办法”。在对广受推崇的“低调”论进行辨析时，他指出“低调有时也是伪装”，是一种更高级的表演，比直接的高调亮相更能博得眼球，更具有欺骗性，当然也更具危害性。这样的思考，就超越了是否应该“低调”的平庸议论，显示出高人一筹的思想深度。

青云杂文的第四个特点是奇思妙想。好的杂文往往存乎一念之间，是多年积淀一朝迸发的灵感闪现。看青云杂文的题目有时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引发阅读的冲动和深入思考的兴趣。比如《“指指点点”不如指点》，显然是由消极被动的“指指点点”引向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指点”，思路新颖、起笔不凡。再如《土汤圆遇见洋玫瑰》，意象独特，构思奇巧，从两个各具象征意味的具象出发，引发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超越孰

优孰劣的无聊争论，指出“文化宽容比文化愤怒更好，指责别人是没出息的表现”，显得气象更加恢弘、胸怀更加博大。又如他的《五指合谈》、《五官杂谈》等篇什，也表现出不落俗套的构思技巧。

青云杂文的第五个特点是其趣味性。一般杂文家似乎不屑于谈什么趣味性，好像一说“趣味”便显得思想境界不高、学术层次有限，便拿周作人、梁实秋来比鲁迅，而我以为其实大可不必。鲁迅的冷峻、犀利固然备受推崇，周作人的闲适冲淡也未必不是一种绵里藏针，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并不是不能说的生活趣味。从写作的角度，既需要大江东去、一泻千里；也需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既需要情感充沛、怒发冲冠，也需要委婉曲折、欲言又止。有时“曲笔”比“直书”更有力量，低沉的诉说比高亢的质问更显从容自信。青云生于江浙，在茶香缭绕中长大，这使他身上自然而然地带有江南文人特有的趣味。比如他说到“读书行路”就有自己的看法：“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还得加上一句，品万盏茶。人若没有茶境、茶心、茶悟和茶友，没有茶的人生，怎么算得上完整？喝茶可修身怡情，使人心境明亮，可容花木，可去杂音；以茶相会的情谊更懂‘一期一会’的珍惜；茶文化的内涵是中国文化内涵的外化，透过茶，更能体会和了解处处茶香的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这样的文字，让我看到左手执毛笔、右手握刻刀的赵青云，反而显得更加丰满可爱了。



毫无疑问，青云的杂文已经取得相当成绩，达到了一定高度；但如果用更高的标准衡量，依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思维方式上，我建议青云可以适当少一些“趋同思维”，多一些“求异思维”，在“同”中见“异”和深入挖掘上下功夫，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当然，“深入挖掘”的话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难。要干好“挖掘”的活儿，首先需要有好的“挖掘机”，这就对作者的思辨水平和知识积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本人就常常苦于自身局限，而不能把文章写得更深更好一点，这番议论算是我与青云的共勉吧。

# C 目录

---

# contents

## 走正你的路

反腐与“贤内助”	003
也谈官员的“高风险”	006
说“会”	009
“指指点点”不如指点	012
形式主义的末路	014
咬文嚼字谈官僚	016
给享乐主义套上“紧箍咒”	019
向奢靡之风说不	022
别把“务虚会”开“虚”了	025
“隐形”党员做不得	027
谁说了算	029
“跑偏”也是一种病	032
“转非”怪象	035
“新常态”中的官场酒文化	037
时刻警惕的灰色地带	039
敢于碰硬的紫色地带	042